

SHANGHAI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NEW 新

故事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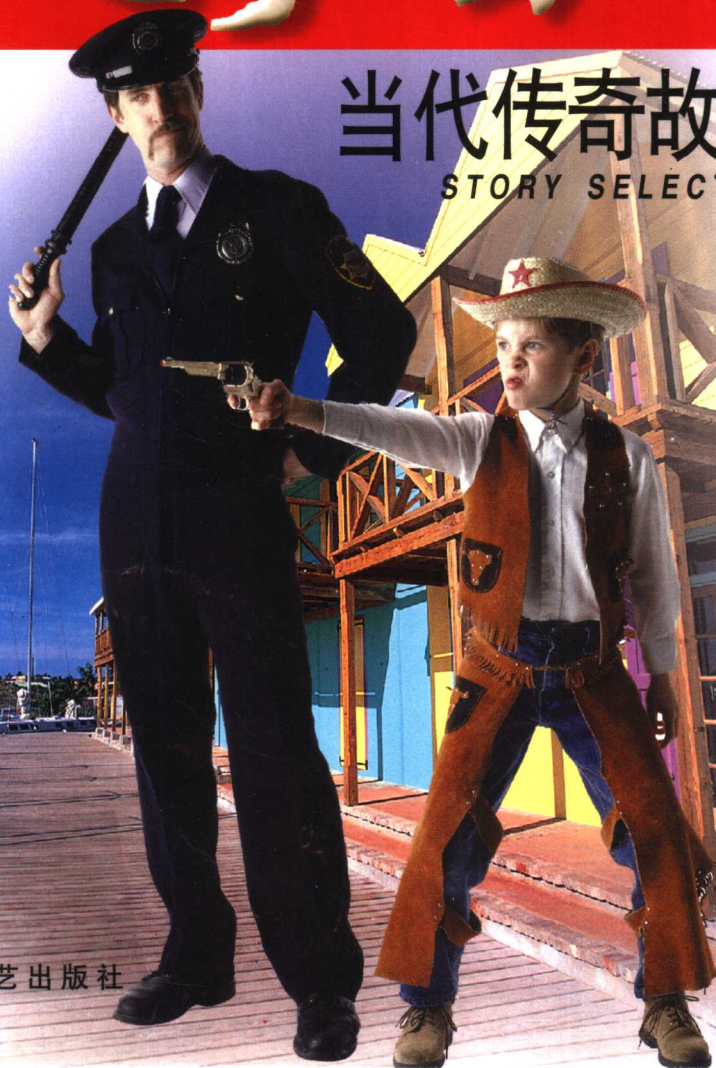
®



STORIES

当代传奇故事

STORY SELECTION



17.8

7721

艺出版社

当代传奇故事

故事会爱好者丛书

上海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当代传奇故事/《故事会》编辑部编. -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3.2 重印

(故事会爱好者丛书)

ISBN 7-5321-1863-0

I. 当… II. 故… III. 故事-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04681 号

责任编辑:吴复新

封面设计:王志伟

当代传奇故事

《故事会》编辑部编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上海绍兴路 74 号

电子邮件:csbcm@public1.sta.net.cn

网址:www.sbcm.com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翔文印刷厂印刷

上海艺文激光电脑排版厂排版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6 字数 167,000

2003 年 2 月印刷

印数:99,501—114,500 册

ISBN 7-5321-1863-0/I·1513 定价:5.00 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021-69178575



此书谨献给故事爱好者

《故事会》连续十多年发行量在全国各类刊物中名列前茅,它如此兴旺发达,离不开海内外千百万故事爱好者的支持。此情此谊,令人难以忘怀。为更好地为读者服务,我们在尽心尽力编好刊物的同时,决定编辑出版“《故事会》爱好者丛书”。

丛书分别向读者推荐、介绍各类故事精品,开掘传世名篇的潜能,奋力捕捉社会生活的热点,通今博古,情趣盎然。

丛书对读者具有极高的欣赏价值,对作者也具有较强的借鉴作用。

故事会®



讲述老百姓喜爱的故事
400万读者理想的选择

邮发代号：4-225

32开本 定价：2.50元

每月2日出版

(中国名刊《故事会》注册商标)

上海文艺出版总社出版

◆《故事会》1963年7月创刊,是全国故事文学中牌子最老的刊物。

◆1985年7月,《故事会》发行量达760万册;1979年至今,已连续二十多年位居全国期刊前列;在世界综合文化类期刊中,排名第五位。

◆1994年被中央电视台评为“读者最喜爱的全国十大杂志”之一。

◆1997年、1999年先后两次入选“百种全国重点社科期刊”。

◆2000年荣获“首届国家期刊奖”。

◆2001年进入“中国期刊方阵”,获“双高”期刊称号。

◆目前辟有二十几个富有特色的常备栏目,如笑话、幽默世界、东方夜谈、外国文学故事鉴赏和中篇故事等。近年还相继推出百姓话题、名人讲故事、3分钟典藏故事等品牌栏目。

◆在全国设立了几十个发刊点,建立了强大的发行网络。

目 录

市井怪闻

恶大胆儿寻刺激	(2)
自杀俱乐部	(5)
结阴亲	(9)
紫砂壶	(12)
跳崖之后	(17)
烟猴	(24)
怪婴	(28)

神秘莫测

看不见的好友	(32)
报恩	(37)
惊心的照相	(40)
复仇	(43)
铁女人	(48)
法场奇事	(53)
马单刀捉鬼	(56)
魔猫	(60)

滑稽世界

意外的收获	(67)
疯子打枪	(70)
天下第一撕	(73)
丢枪以后	(75)
祖传秘方	(81)
断指的故事	(84)

悲愤填膺

一碗红烧肉	(89)
廿年后的哭声	(94)
沙漠悲歌	(96)
“神刀”陈长青	(101)

讽喻惊世

鹦鹉大赛	(105)
监视	(107)
狗尾巴的故事	(113)
神奇的播音员	(121)

奇案迷离

雇客杀人	(124)
飞来的人头	(127)
毛驴送葬	(130)
第三具尸体	(134)
天衣有缝	(138)
半夜劫案	(148)

畸情动天

真正的朋友	(152)
黄牛泪	(157)
隐身恋人	(160)
姐妹怨	(168)

编后记	(185)
-----------	-------

市井怪闻

人海阔，无日不风波。





恶大胆儿寻刺激

双江镇上有三个年轻人，一个叫赵大，一个叫周二，一个叫冯三。三个人结拜成“铁哥们”，平时尽干坏事：骑摩托直往人群中冲，偷汽车朝横垅里碾兔子，撩姑娘衣，掘霸王坟，尤其打起架来，犹如下山猛虎，打得越惨越觉得够“刺激”。虽说他们拘留所里进过，小号里也蹲过，可一出来，依然是无所不敢做，无所不敢为。市民们无不咬牙切齿咒为“恶大胆儿”。三个人听了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竟以“恶大胆儿”自诩。虽说，三个恶大胆儿结为铁哥们，可他们之间都各不服气，都自认为自己才称得上正宗的“恶大胆儿”。

有一天，周二要去郊区一个赌场赌钱。临走时，赵大说：“你一定要半夜时分摸黑回来，一定得从歪脖树坟场回来。敢不敢？若敢从那回来，那才够刺激。”周二不屑地一笑：“这有啥不敢的，一言为定。”

到了晚上十点多钟，赵大找上冯三，来到歪脖树坟场。冯三忽然发现那歪脖树上吊着一个死人。问道：“这是咋的啦？”赵大说：

“这不正好，咱就在这等老二，吓他一吓，那才够刺激呢。”边说边从提兜掏出一束卫生香，背过去点燃，夹在死尸手指缝里说：“这样不是更有趣吗？来，咱边喝边等。”赵大拿出香肠、茶叶蛋和一瓶二锅头对饮起来，酒过三巡，酒瓶底已朝天了。赵大说：“我回城再弄点来，就怕你一个人不敢呆在这……”他话没落音，冯三好像受了极大侮辱：“哼！我打从娘肚子里爬出来就不知道什么叫‘怕’，你快去办酒菜就是了。”赵大抬脚刚要走，忽又停下说：“听人说吊死鬼会炸尸，要真的炸了尸可怎么办？”冯三不耐烦地说：“俺早就发过狠，遇到男鬼就跟他干，遇到女鬼就跟她睡。要真的炸尸让俺看看，那才他妈的够刺激呢。”赵大一走，冯三仰天躺下来寻思道：哼，泰山不是堆的，大胆儿不是吹的，除了俺谁还敢独自陪吊死鬼睡觉？真他妈够刺激。真盼吊死鬼马上炸尸，他好上前把他捉住，以显示自己是正宗的“恶大胆儿”！冯三想着想着，不知不觉瞌睡上来便昏昏睡去了。这时，周二赌钱回来，烟瘾来了，却没火，走到歪脖子树旁，见树下站着个人，手中有火，他赶紧掏出一支烟，凑上去说：“喂！对个火！”周二见对方不应声，不客气地一把掠过火，对着烟，猛吸了两口说：“不客气了。”说着把火还给那人，可那人却不接火。周二上前一拨拉，咦！怎么还悠荡起来了？周二借着星光一瞅：“哟，这是谁这么想不开？天大的事也不能来上吊哇。嗯？这是卫生香，你也嫌蚊子咬？”他边说边把香火又重新夹进死尸那又硬又冷的手指缝里，嘟哝着回城去。冯三蒙眬中觉得有人走过，强睁醉眼，见一个黑影，手中拿个火儿，晃晃荡荡往城里走。冯三打个激灵之后，突然又感到一阵兴奋：哈哈，果然炸尸了！冯三“噔”地蹿起来，踉踉跄跄朝黑影撵去。

周二正为之感叹，猛听身后有人追来，以为是方才得罪了吊死鬼，他撵来了！周二暗叫一声：妈呀！就高一脚，低一脚拚命往前跑。冯三盯住那火亮光，边撵边从怀里掏出平时作案的工具——头带铁钩的尼龙绳，追到眼看接近时，一甩手将绳子猛地往周二脖子上一套，一返身，双臂一用力，叫一声：“嗨！你回来吧！”就把周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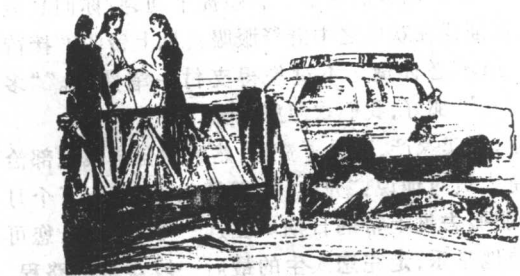
反背起来往回走。边走嘴里还骂着：“你他妈炸尸想逃出我冯三手心儿？好了，这下俺背你玩个痛快！”周二这时才知道是冯三把他当成吊死鬼来追了。可眼下，无奈尼龙绳勒在脖子上说不出话，只得拼命挣扎，他越挣冯三越用力，直勒得心发闷，头发胀，眼前直冒金星。

再说就在冯三追周二时，赵大拿了酒菜回来了。他见冯三不在，猜想他准是胆小逃走了。他走过去，拍了拍死尸说：“宝贝儿，你帮我吓走了老三。有功，有功。”说着他双手一举，把死尸从绳套中摘下来，靠树干立稳。然后脱下鞋往自己下巴下一垫，双手抓住套子，双脚一踮，把头伸进套中，自己悬空吊起来。心想：等会等你俩回来，我再给你们来个强刺激，吓你们个半死，这下子我赵大可是个道道地地的正宗“恶大胆儿”了。不一会儿，见冯三竟像背死狗一样背回周二，他吓得张嘴大喊：“快放下你二哥！”哪知喉咙里只发出一阵怪叫，不料又忘了脖子上套着的绳套，慌乱中，竟手舞脚蹬地挣扎起来。这一挣扎可坏了，垫在脖子上的鞋脱落了，绳子一下卡进肉里，顿觉双臂又酸又麻，再也抬不起来。

再说冯三把周二背到树跟前，听到背后这“扑嗒”一声，不禁感到惊诧：难道吊死鬼也会拉屎？再见眼前有个手拿火亮儿的黑影靠树而立，顿时大吃一惊：怎么我抓错了？吊死鬼原来未跑？就在他惊讶之际，又猛地听到头顶上一声怪叫，抬眼一看，一个吊死鬼正在张牙舞爪向他迎面扑来，顿时吓得心一阵痉挛，腿膝一软，一口气没上来，猝然扑倒在地。

第二天人们发现：周二满脸苦相舌头耷着，脖子上搭根尼龙绳，朝天躺在冯三身上；冯三趴在地上，双眼圆睁，一副极度惊恐神情；赵大吊在树上，看上去似有什么事使他遗憾终生；树干靠立着一个穿着华丽寿衣的女尸，她面对三具尸体，冰冷的脸上好像带着揶揄：“这才够刺激。”

(田 鸣)



自杀俱乐部

欧洲某个国家，有家轮船公司，老板名叫麦德伦。

有一天，这家公司的三艘万吨轮在航行途中遇上了旋风，全部沉没。这一来，麦德伦彻底破产，连老婆儿子也全都遇难，剩下他孤孤单单一个人了。

麦德伦哪里经得起如此沉重的打击，他左思右想，觉得活在世上已毫无意思，决定一死了之。

可是怎么死呢？触电、跳楼、割动脉、投河、上吊、吃毒药……他都想过，但都害怕，怕啥？怕痛苦。

就在他想死又不敢去死的时候，他却意外地发现一张报纸上登着一则“自杀俱乐部”的广告，那上面写道：

“本俱乐部愿为对生活失去信心、希望早日离开人世的人们提供各种方便。如蒙光临，本部将热情为您服务，并保证您在欢乐之中，舒舒服服去见上帝……”

麦德伦一见这广告，十分高兴，当即按照广告上提供的地址，找

到了自杀俱乐部的业务洽谈处。

接待人员热情地接待了他，详详细细地询问了他要自杀的原因。麦德伦如实地一一作了回答后问道：“我想提个问题：你们真能像广告上说的那样，保证我在欢乐之中舒舒服服去见上帝吗？”接待人员笑笑说：“当然，您不必怀疑。不过您得支付一笔费用。”“多少？”“一万，行吗？”“行。”“那好，我们欢迎您光临。”

麦德伦回到家里，变卖家产，凑足了费用，然后到自杀俱乐部洽谈处办了手续。接待人员对他说：“先生，今天是三月三日，下个月的三日，就是你舒舒服服去见上帝的日期。在这一个月当中，您可以在我们俱乐部尽情地享乐，走完您人生的最后一段欢乐的路程。祝您幸福，请吧。”

麦德伦被送上停在门口的小轿车，向郊外开去。很快，汽车来到海边，转向一条很窄的小路，朝山上开去了。突然，汽车停了下来。麦德伦抬头一看，原来前边一辆小汽车抛锚，拦住了去路。而那辆车一时很难修好，这可怎么办呢？

经过协商，他们决定将前边那辆车推到路边待修，车里那个人也是到自杀俱乐部去死的，就上麦德伦的车一同上山。车门一打开，麦德伦愣了，只见走来一位年轻漂亮、一身珠光宝气的贵妇人，她手提一只沉重的大皮箱，走上车来，坐到了麦德伦的身边，车又开动了。麦德伦朝贵妇人看看，心里暗想：“有这样一位美女陪着自己去死，死也值得。”

过了好一会儿，麦德伦终于忍不住问道：“小姐，您也要自杀？”贵妇人点点头，叹了口气，还流下了眼泪说：“三个月前我才结婚，婚后的生活很幸福。谁知好景不长，他却因病死了，死得很惨。您想想，我失去了爱情，活着还有啥意义，还不如死了痛快。您说对吗？”“对对对。不过——您既然要死了，还带这么多东西干啥？”“喔，您是说这箱子吧，这里面全是我丈夫留下的金银财宝，我不能丢下它，我得抱着这些东西去死。”“噢——”麦德伦点点头，闭上了眼睛。

汽车很快来到山顶上，在一幢别墅门前停了下来。工作人员热

情地将他们迎接进去,安排在二楼住下。麦德伦和贵妇人的房间正好是两对面,当中隔一条走廊。

这里的环境美极了,可以称得上是风景秀丽,空气新鲜。而且这俱乐部的设施、服务都是一流的,你想玩什么、吃什么,应有尽有。麦德伦和贵妇人同病相怜,又是邻居,因此交上了朋友,天天同进同出、同吃同玩,快快乐乐地过了半个月。

这一天,麦德伦壮了壮胆子,问道:“小姐,本来我们素不相识,命运将我们送到一块来了。您失去了爱情要自杀,我失去了财产想到死,如果我们俩结合在一起,既有了爱情,又有了财产,岂不两全其美,何必非要死呢?”

贵妇人想了想说:“您真的爱我吗?”麦德伦忙说:“小姐,请您放心,我自从见到您,就爱上了您。”“那好,我答应您的要求,可这俱乐部——”“走,我们去跟他们说说,立即离开这鬼地方。”

麦德伦欣喜若狂,拉起贵妇人,来到俱乐部办公室,找到负责人说:“先生,我们俩都不想死了,要求退出,可以吗?”负责人握住他们的手说:“当然可以,我为你们的回心转意,表示祝贺。不过我们俱乐部有个规定,中途退出,费用不退。你们既然缴了费,何不在此多玩几天,算是度蜜月,到下个月的三日,你们再下山,开始你们新的生活,这不更好吗?”贵妇人忙说:“对对对,这里太美了,咱们玩个够再走吧。”就这样,他们留下来了。

时间过得很快,转眼到了四月三日。麦德伦和贵妇人整理好行装准备下山。

这天中午,俱乐部餐厅里准备了一桌丰盛的酒宴,为麦德伦和他的新太太送行。宴会上,除了他们两人之外,还有俱乐部所有的工作人员。负责人往每个人的杯子里斟满了酒说:“你们两位原来是准备来死的,由于我们的环境,我们的服务,使你们改变初衷,决定继续活下去,这太好了。为了表示对你们新生的祝贺,来,干杯!”

就这样,你敬一杯,他敬一杯,那气氛热烈得很。麦德伦望望身边坐着的太太,觉得人生的道路是复杂的,乐极生悲,否极泰来,是

这样的不可捉摸……他正想着，贵妇人递过一杯酒来，说道：“能认识你，我很高兴，也许这是上帝的安排，来，为我们的幸福，干了这一杯！”麦德伦毫不犹豫，端起酒杯，一饮而尽。然后说：“太太，今天是我最高兴的日子，也是我……”他话没说完，身子一晃，滑到桌子下面，四肢笔直，躺在地上不动了。人们上去试了一下他的鼻息，按了按他的脉搏，说道：“好了，他的目的达到了。”于是一声招呼，来了几个人，将麦德伦的尸体拖了出去。

贵妇人笑笑说：“好，我的任务完成了，我得向老板交差，同时接受下一个任务，拜拜。”

(赵克忠)



结 阴 亲

大李镇的李老伍，有个儿子叫李树林，儿子在他十八岁那年得急病死了。李老伍怕儿子在阴间打光棍，于是他到处打听，要为儿子找个对象结门阴亲。

这天来了个外地人，两个老汉在镇街头树底下闲谈。那老头是离大李镇五十里的小韩镇人，叫韩跃前，他有个女儿叫韩三妮，十七岁那年死了。这不正好对上号，于是一说就成。李老伍还给了老韩头二千元财礼，定好清明节那天接亲。

清明节这天，李老伍找了几个车开了车到了韩镇，韩跃前早已抱着一只老母鸡等在镇外。老韩头抱歉地说：“姑娘死了八年了，就埋在镇西的小河边，前年我不在家。镇里人给河加深加宽，把姑娘的坟也弄不见了，我雇人找了几天，也没找到姑娘的骨头。”

李老伍没办法，只好在埋姑娘的地方抓两把土，装进塑料袋，又接过那只老母鸡算是接回了“新娘子”。

街上锣鼓喧天，鞭炮齐鸣，李家吹吹打打地为死人办喜事。拜

天地时，由街上一位老头抱只大公鸡代表新郎，一位老太抱着那只由娘家带来的母鸡代表新娘，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夫妻对拜，同入洞房。中午，人们吆五喝六地喝喜酒。喝罢喜酒又接着办丧事，又是吹吹打打。李老伍他侄子家十二岁的二小子小虎作为死者的儿子披麻戴孝，送爹娘入土。上午的喜事和下午的丧事办得都非常热闹。到了晚上李老伍一合计，喜事花了六千五，丧事花了五千六，几乎把他的全部积蓄花光了，可李老伍心里高兴，躺在炕上呼呼地睡着了。这觉睡得是那样的香，那样的甜，可以说从他儿子死后第一次睡得这么踏实。李老伍睡得正香，突然传来“砰砰嘭嘭”的砸门声，一批大汉破门而入，将他从床上拖将起来：“你这该死的老东西，竟敢强夺我们的妻子做你的儿媳妇，无法无天啦！走，老老实实跟我们走！”说完拉起他就走。李老伍有点着慌，忙问：“你们到底拉我去哪？”一个大汉说：“去哪？去阎罗王那里评理！”听说去见阎罗王，李老伍反倒不怕了。他抬头细细一数，好家伙！高高矮矮、胖胖瘦瘦，总共十二个，心想：韩三妮真有这么多个丈夫吗？

他们拉拉扯扯、推推搡搡来到阎罗殿。阎罗王横眉竖眼地拍着龙案喝道：“你们吵吵嚷嚷的，成何体统？”那十二个大汉急忙跪下说：“大王息怒，我们是来告状的。”“状告何人？”“喏，就告这李老伍，他强夺我们的妻子做他儿子李树林的媳妇。”

李老伍不等阎王开口，急忙跪下说：“大王明鉴，小人实在冤枉。韩跃前是我的亲家，他自愿将韩三妮许配给我儿子李树林为妻的，实属明媒正娶，并非强夺，请大王调查。”

阎罗王当即下令，传李树林、韩三妮到堂。

不一会儿，他们两人被带到大堂。阎罗王龙案一拍问道：“李树林，你和韩三妮什么关系？”李树林说：“回禀大人，我们是夫妻关系，昨天上午结的婚，是我父亲花钱为我们办的喜事。”阎王又问韩三妮：“你说，这里究竟谁是你丈夫？”韩三妮抬头望望说：“回禀大人，他们十三个人都是我丈夫。”阎王拍着桌子说：“混帐东西，一个小女子嫁十三个丈夫，这是哪家婚姻法？”韩三妮连忙磕头说：“大王息